

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

董沛文 ◎ 主编



西游原旨

【下册】

道教龙门派刘一明修道文集之二

[清] 刘一明 ◎ 原著 滕树军 张胜珍 ◎ 点校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唐山玉清观道学文化丛书

董沛文 ◎ 主编



西游原旨

【下册】

道教龙门派刘一明修道文集之二

[清] 刘一明 ◎ 原著 滕树军 张胜珍 ◎ 点校

切怪物，扫尽无数妖氛，息邪说而防淫辞，正人心而明大道，成已成物，度引群迷，俱入大觉，即是仙翁功臣孝子，诃不思重如山乎？读至“发誓：‘我若不送唐僧过此通天河，将身化为血水。’”之句，我思古人，不禁惨然泪下。彼地狱种子，而犹毁谤圣道，甘入下流者，其不将身化为血水者几何？

“老鼋有四丈围圆的一个大白盖”，四象五行，包含在中，一而神者，太极之象，道本无名。“歪一歪儿，不成正果”，顿悟圆通，无作无为也。“四众白马，站在白鼋盖上”，五行四象，流行于外，两而化者，《河图》之数，道以言显。“歪一歪儿，就照头一下”，功以渐修，有体有用也。

“众人岸上焚香叩头，都念‘南无阿弥陀佛’，只拜的不见形影方回。”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，玄牝之门，是谓天地根。知得此中消息，自宜脚踏实地，诚心志念，一步步行去，直到不睹不闻无声无臭处，方是未生身以前家乡，不得在半途而自废。若错认五行攒簇即是尽头之地，是不知有无生无灭之大觉，为幻身所拘，纵能延寿身轻，如何脱得本壳？吾劝同道者，到得五行攒簇之时，欲脱本壳，还须与我问佛祖一声，不知肯响允道“我问，我问！”否？

诗曰：

心忙性燥道难全，纵是丹成有变迁。

静养婴儿归自在，随时脱化出尘寰。

第五十回

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

心地频频扫，尘情细细除，莫教坑塹陷毗卢。本体常清净，方可论元初。性烛须挑剔，曹溪任吸呼，勿令猿马气声粗。昼夜绵绵息，方显是功夫。

这一首词，名《南柯子》，单道着那三藏脱却通天河寒冰之灾，踏白鼋负登彼岸。师徒四众，顺着大路，望西而进。正遇严冬之景，但见那林光漠漠烟中淡，山骨棱棱水外清。师徒们正行处，忽然又遇一座大山，阻住去道。路窄崖高，石多岭峻，人马难进。三藏兜住缰绳，叫徒弟道：“你看前面山高，恐有虎狼妖兽，是必仔细！”行者道：“师父放心莫虑。我等兄弟三人心和意合，归正求真，怕甚么虎狼妖兽？”三藏闻言，只得放怀前进。

冒雪冲寒，战渐渐行过那巅峰峻岭，远望见山凹中有楼台高耸，房舍清幽。唐僧欣然道：“徒弟呵，这一日又饥又寒，幸得那山凹里有楼台房舍，断乎是人家、寺院。且去化些斋饭，吃了再走。”行者闻言，急睁睛看，只见那壁厢凶云隐隐，恶气纷纷。回首对唐僧道：“师父，那厢不是好处。”三藏道：“现有楼台亭宇，如何不是好处？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呵，你那里知道。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，善能点化庄宅。那壁厢气色凶恶，断不可入。”

三藏道：“既不可入，我却着实饥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果饥，且请下马，在这平处坐下，待我别处化些斋来你吃。”三藏依言下马。沙僧解

开包裹，取出钵盂，递与行者。行者接了，分付沙僧道：“贤弟，却不可前进。好生保护师父稳坐于此，待我回来，再往西去。”沙僧领诺。行者又向三藏道：“师父，这去处少吉多凶，切莫要动身别往。我知你没甚坐性，与你个安身法儿。”即取金箍棒，将那平地上周围画了一道圈子，请唐僧坐在中间；着八戒、沙僧侍立左右，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身。对唐僧道：“老孙画的这圈，强似那铜墙铁壁。凭他甚么虎豹魔鬼，俱莫敢近。但只不可走出圈外，只在中间稳坐，保你无虞。千万千万！”三藏依言，师徒俱端然坐下。

行者纵起云头，寻庄化斋，一直南行，忽见那古树参天，乃一起庄舍。按下云头，观看庄景，只听得呀的一声，柴扉响处，走出一个老者，手拖藜杖，仰面朝天道：“西北风起，明日晴了。”说不了，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，望着行者，汪汪的乱吠。老者却才转过头来，看见行者捧着钵盂，打个问讯道：“老施主，我和尚是东土大唐钦差上西天拜佛取经者，适路过宝方，我师父腹中饥馁，特造尊府，募化一斋。”老者闻言道：“长老，你且休化斋，你走错路了。往西天大路，在那直北下。此间到那里有千里之遥，还不去找大路而行？”行者笑道：“正是直北下。我师父现在大路上端坐，等我化斋哩。”那老者道：“这和尚乱说了。你师父在大路上等你化斋，似这千里之遥，就会走路，也须得六七日，走回去却不饿坏他也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不瞒老施主说，我方才离了师父，还不一盏热茶之时，却就走到此处。如今化了斋，还要赶去作午斋哩。”

老者见说，心中害怕道：“这和尚是鬼，是鬼！”急抽身往里就走。行者一把扯住道：“施主那里去？有斋快化些儿。”老者道：“不方便，不方便！我家老少六七口，才淘了三升米下锅，还未曾煮熟。你且到别处转转再来。”行者道：“古人云：‘走三家不如坐一家。’我贫僧在此等一等罢。”那老者见缠得紧，恼了，举藜杖就打。行者公然不惧，被他照光头上打了七八下。行者笑道：“老官儿，凭你怎么打，只要记得杖数明白：一杖一升米，慢慢量来。”那老者闻言，急丢了藜杖，跑进去，把门关

了，只嚷：“有鬼，有鬼！”慌得那一家儿战战兢兢，把前后门俱关上。行者见他关了门，心中暗想：“这老贼才说淘米下锅，不知是虚是实？常言道：‘道化贤良释化愚。’且等老孙进去看看。”使个隐身法，径走入厨中看处，果然那锅里气腾腾的，煮了半锅干饭。就把钵盂往里一掬，满满的掬了一钵盂，即驾云回转不题。

却说唐僧坐在圈子里，等待多时，不见行者回来，欠身望道：“这猴子往那里化斋去了？”八戒在旁笑道：“知他往那里耍子去来？却教我们在此坐牢。”三藏道：“怎么谓之坐牢？”八戒道：“师父，你原来不知古人划地为牢？他将棍子划个圈儿，强似铁壁铜墙，假如有虎狼妖兽来时，如何挡得他住？只好白白的送与他吃罢了。”三藏道：“悟能，凭你怎么处置？”八戒道：“此间又不藏风，又不避冷，若依老猪，只该顺着路，往西且行。师兄化了斋，必然驾云赶来。如今坐了这一会，老大脚冷！”

三藏闻此言，就是晦气星进了。遂依呆子，一齐出了圈外，顺路步行前进。不一时，到了楼阁之所，却原来是坐北向南之家。门外八字粉墙，有一座倒垂莲升斗门楼，都是五色妆的。那门儿半开半掩。八戒就把马拴在门枕石鼓上，沙僧歇了担子，三藏坐于门槛之上。八戒道：“师父，这所在，想是公侯之宅。门外无人，想必都在里面烘火。你们坐着，让我进去看看。”唐僧道：“仔细些，莫要冲撞了人家。”呆子道：“我晓得。自从归正禅门，这一向也学了些礼数，不比那村莽之夫也。”

那呆子把钉钯撒在腰里，整一整青布直裰，斯斯文文，走入门里。只见是三间大厅，帘栊高控，静悄悄全无人迹，也无桌椅家伙。转屏门，往里又走，乃是一座穿堂。堂后有一座大楼，楼上窗格半开，隐隐见一顶黄绫帐幔。呆子道：“想是有人怕冷，还睡哩。”他也不分内外，拽步走上楼来。用手掀开看时，把呆子吓了一个躃踵。原来那帐里象牙床上，白嫩嫩的一堆骸骨，骷髅有巴斗大，腿挺骨有四五尺长。呆子定了性，止不住腮边泪落，对骷髅点头叹道：“你不知是：

那代那朝元帅体，何邦何国大将军。

英雄豪杰今安在，可惜兴王定霸人。”

八戒正才感叹，只见那帐幔后有火光一幌。呆子道：“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后面哩。”急转步过帐观看，却是穿楼的窗扇透光。那壁厢有一张彩漆桌子，桌子上乱搭着几件锦绣绵衣。呆子提起来看时，却是三件纳锦背心儿。他也不管好歹，拿下楼来，出厅房，径到门外道：“师父，这里全没人烟，是一所亡灵之宅。老猪走进里面，直至高楼之上，黄绫帐内，有一堆骸骨。串楼傍有三件纳锦的背心，被我拿来了，也是我们一程儿造化。此时天气寒冷，师父且脱了褊衫，把他且穿在底下，受用受用，免得吃冷。”三藏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律云：‘公取窃取皆为盗。’倘或有人知觉，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。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！我们在此避风坐一坐，等悟空来时走路。”八戒道：“四顾无人，谁人知道？那里论甚么公取窃取也？”三藏道：“你乱做呵。岂不闻：‘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’趁早送去还他，莫爱非礼之物。”

那呆子莫想肯听，对唐僧笑道：“师父呵，你不穿，且等老猪穿一穿，护护脊背。等师兄来，还他走路。”沙僧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也穿一件儿。”两个齐脱了上盖直裰，将背心套上。才系带子，不知怎么立站不稳，扑的一跌。原来那背心儿赛过绑缚手，霎时间，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。慌得个三藏跌足报怨，急忙来解，那里便解得开？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不绝，却早惊动了魔头。

原来那座楼房，果是妖精点化的，终日在此拿人。他在洞里正坐，忽闻得怨恨之声，急出门来看，果见捆住两个人了。妖魔即唤小妖，同到那厢，收了楼台房屋之形。把唐僧搀住，取了白马、行李，将八戒、沙僧一齐捉到洞里。老妖登台高坐，众妖把唐僧推伏于地。妖魔问道：“你是那方和尚？怎么这般胆大，白日里偷盗我的衣服？”三藏滴泪告道：“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的。因腹中饥饿，着大徒弟去化斋未回，不曾依得他的言语，误至仙庭避风。不期我这两个徒弟爱小，

拿出这衣物要穿穿，护护脊背，不料中了大王机会，把贫僧拿来。万望慈悯，放我求取真经，永注大王恩德，回东土千古传扬也。”那妖笑道：“我这里常听得人言：有人吃了唐僧一块肉，髮白还黑，齿落更生。幸今日不请自来，还指望饶你哩？你那大徒弟叫做甚么名字？往何方化斋？”八戒闻言，即开口称扬道：“我师兄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孙悟空也。”

那魔听说，老大有些悚惧，暗想道：“久闻那厮神通广大，如今不期而会。”教：“小的们，把唐僧捆了；将那两个解下宝贝，也捆了。且抬在后边，待我拿住他大徒弟，一发刷洗凑吃。”众妖答应一声，把三人捆了，抬在后边不题。

却说孙行者自南庄人家摄了一钵盂斋饭，驾云回返旧路，径至山坡平处，按下云头，早已不见唐僧，棍划的圈子还在，只见人马都不见了。回看那楼台俱无，惟见山根怪石。行者道：“不消说了，他们定是遭那毒手也。”急依路看着马蹄，向西而赶。

行有五六里，正在凄惶之际，只闻得坡外有人言语。看时，乃一个老翁，毡衣暖帽，手持一根龙头拐棒，后边跟着一个童仆，自坡前念歌而走。行者放下钵盂，靛面道个问讯。那老翁回礼道：“长老那里来的？”行者道：“我们东土来的，一行师徒四众。因我去化斋，教他三众坐在那山坡平处相候。及回来不见，不知往那条路上去了。动问公公，可曾看见？”老者闻言，呵呵冷笑道：“你那三众，我才然从此过时，看见他们错走了路，闯入妖魔口里去了。”行者道：“烦公公指教，是个甚么妖魔？居于何方？我好上门取索去也。”老翁道：“这座山叫做金兜山，山前有个金兜洞，洞中有一个独角兕大王。那大王神通广大，威武高强。那三众断没命了，你若去寻，只怕连你也难保。”

行者道：“多蒙指教。我岂有不寻之理？把这斋饭倒与你，我将空钵盂自家收拾。”那老翁放下拐棒，现出本相，双双跪下叩头，叫：“大圣，小神不敢隐瞒。我等就是此山山神、土地，在此候接大圣。这斋饭

连钵盂，可交与小神收下，让大圣身轻，好施法力。待救唐僧出难，将此斋还奉唐僧，方显得大圣至恭至孝。”行者喝道：“你这老鬼讨打！既知我到，何不早迎，却又这般藏头露尾？”土地道：“大圣性急，小神恐犯威严，故此隐像告知。”行者道：“你且记打。好生与我收着钵盂，待我拿那妖精去来。”土地、山神遵命。

大圣拽起虎皮裙，执着金箍棒，径奔山前，找寻妖洞。转过山崖，只见那乱石磷磷，翠崖边有两扇石门，门外有许多小妖，在那里轮枪舞剑。大圣拽开步，径至门前高叫道：“那小妖，快进去与你洞主说，我是唐僧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。教他快送我师父出来，免教你等丧命。”

那伙小妖急入洞里通报。那魔闻言，欢喜道：“正要他来哩。我自离了本宫，下降尘世，更不曾试试武艺。今日他来，必是个对手。”即命小妖们取过一根丈二长的点钢枪，绰在手中。传令教：“小的们，各要整齐向前！”众妖得令，随着老怪，走出门来，叫道：“那个是孙悟空？”

大圣上前道：“你孙外公在这里！快早还我师父，两无毁伤；若道半个‘不’字，教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那妖喝道：“你这个大胆泼猴精！有些甚么手段，敢出这般大言？你师父偷盗我的衣服，实是我拿住了，如今待要蒸吃。你今果有手段，与我比势，假若三合敌得我，饶了你师之命；如敌不过我，教你一路归阴！”行者笑道：“泼物！不须讲口。走上来，吃吾一棒！”那怪挺钢枪，劈面相迎。两个战经三十合，不分胜负。

那魔见行者棒法齐整，全无破绽，不觉喝采道：“好猴儿！真个是那闹天宫的本事。”把枪尖点地，喝令小妖齐来。那些泼怪一个个拿刀弄杖，执剑轮枪，把大圣围在中间。行者公然不惧，使一条棒前迎后架，东挡西除。那群妖莫想肯退。行者焦躁，把金箍棒丢将起去，喝声：“变！”即变作千百条铁棒，好便似飞蛇奔蟒，盈空里乱落下来。那群妖见了，一个个魄散魂飞，尽往洞中逃命。老魔唏嘘冷笑道：“那猴不要无礼，看手段！”即忙袖中取出一个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来，望空抛起，叫声：“着！”唰一下，把金箍棒收做一条，套将去了。弄得孙大圣赤

手空拳，翻筋斗逃了性命。那妖魔得胜回山洞，行者朦胧失主张。这正是：

道高一尺魔高丈，性乱情昏错认家。

可恨法身无坐位，当时行动念头差。

毕竟不知怎么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上回结出：金丹大道，须得水中金一味，运火煅炼，可以结胎出胎，而超凡入圣矣。然真者易知，而假者难除，苟不能看破一切，置幻身于度外，则千日为善，善犹不足；一日为恶，恶常有余。纵大道在望，终为邪魔所乱，何济于事？故此回合下一二回，举其最易动心乱性者，提醒学人耳。

冠首《南柯子》一词，教人心地清净，扫除尘积，抛去世事，绵绵用功，不得少有差迟，方能入于大道。师徒四众，心和意合，归正求真，是以性命为一大事，正当努力前行，轻幻身而保法身之时，奈何唐僧以饥寒之故，使徒弟化斋饭吃了再走，此便是以饥渴之害为心害，而招魔挡路，不能前进之兆。故行者道：“那厢不是好处！”又道：“那厢气色凶恶，断不可入。”言此厢是我，那厢是魔，因饥渴而思斋，则魔即因思斋而起。“断不可入”，犹言断不可以饥渴而情乱起魔也。盖情一乱，性即从之，情乱性从，为物所移，身不由主，便是“无坐性”。行者取金箍棒，将平地上周围画了一道圈子，请唐僧坐在中间，对唐僧道：“老孙画的这圈，强似那铜墙铁壁，凭他甚么虎狼魔鬼，俱莫敢近，但只不可走出圈外。”圈者，圆空之物，置身于中，性定情忘，素位而行，不愿乎外，虽虎狼魔鬼，无隙可窥。此安身立命之大法门，随缘度日之真觉路。曰“千万千万！”何等叮咛之至！

“行者纵起云头，寻庄化斋。忽见那古树参天，乃一起庄舍。柴扉响处，走出一个老者，手拖藜杖，仰面朝天道：‘西北风起，明日晴

了。’说不了，后边跳出一个哈巴狗儿来，望着行者汪汪的乱吠。”此分明写出一个贪图口腹小人形像出来也。吾于何知之？吾于行者寻庄化斋知之。“见古树参天，一起庄舍。”非心中有丰衣足食富贵之见乎？“柴扉响处，走出一个老者，手拖藜杖。”非小家子出身，内有贪图，而外妆老成乎？“仰面朝天道：‘西北风起，明日晴了。’”非仰风色而暗生妄想乎？“说不了，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乱吠。”狗者，贪食之物；哈巴者，碎小之物；乱吠者，以小害大之义。总写小人贪图口腹，损人利己，无所不至之象。噫！修道者，若图口食而乱情，与哈巴狗相同，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尚欲成道，岂可得乎？故老者道：“你且休化斋，你走错路了，还不去找大路而行？”修行者不以大道为重，因食起念，便是走错道路，身在此而心在彼，外虽人形，内实是鬼。老者害怕是鬼，岂虚语哉！

“六七口下了三升米”，无非口食之见。“走三家不如坐一家”，当须抱道而亡。“缠得紧，举杖就打”，打不尽世间贪汉。“记杖数，慢慢量来”，活画出教门魔头。老者嚷“有鬼”，行者呼“老贼”，骂尽一切为口腹而轻性命之徒，妙哉！

“行者使隐身法，满满的掙了一钵盂干饭，即驾云回转。”老子云：“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。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”夫人以饥渴起见者，无非为此身耳。为此身，则身即为大患。使隐身法，置身于无何有之乡，忘物忘形，虽满掙钵盂，而以无心持之，何患之有？彼唐僧阴柔无断，出了行者圈子，坐于公侯之门，弃天爵而要人爵，舍内真而就外假，养小失大，何其愚哉！殊不知人之幻身乃天地之委物，无常若到，一堆骨骼骷髅而已，有何实济？“呆子止不住腮边泪落道：‘那代那朝元帅体，何邦何国大将军。英雄豪杰今安在，可惜兴王定霸人。’”一切养小失大之迷徒，可以悟矣。

修道者若看不破幻身之假，遇境迁流，逐风扬波，即是呆子进富

贵之家，观见锦绣绵衣，暗中动情，拿来三件背心儿，“不管好歹”矣。夫好者好心，歹者歹心，因衣食动念，是背好心而生歹心，不管好歹，非“背心”而何？独是背心一件而已，何至于三？此有说焉。举世之人，醉生梦死，皆为贪、嗔、痴三者所误，故脱不得轮回，出不得苦难。夫不知止足则为贪，懊悔怨尤则为嗔，妄想无已则为痴，此三者名为三毒，又谓三尸，又谓三毛。古人有“除三毒、斩三尸、伐三毛”之义。学者若不谨慎，一有所着，三件并起，情乱性从，莫知底止，其谓“三件背心”，不是虚语。

三藏道：“公取窃取皆为盗。”言见物起念，虽未得手，而早已留心，与窃盗相同，何能修道？此等之徒，自谓隐微密秘，无人知觉，彼安知“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”？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也。身为心舍，心为身主，背心而身不能自主，“立站不稳，扑的一跌”，良有以也。

“这背心儿赛过绑缚手，霎时把八戒、沙僧背剪手贴心捆了。三藏来解，那里解得开。”此等处，尽是打开后门之法语。盖能存其心，虽身被绑缚，而心可无损；仅惜其身，则心有所背，而身亦遭殃。“背剪手贴心捆了”，还以其人之术制其人。“三藏解不开”，自己受捆，当须自解，而非可外人能解者。唐僧因食而出圈，八戒、沙僧因衣而受捆，俱系自作自困，自入魔口，谓之“不请自来”，恰是实语。

唐僧说出“西天取经，因腹中饥馁，着大徒弟去化斋。两个徒弟爱小，拿出衣物，要护脊背，不料中了大王机会。”噫！取经何事，而可因饥思斋，因寒爱衣？世之思斋爱衣，而不中金兜山金兜洞兕角大王机会者，有几人哉？

“金兜山”者，土厚而金埋。“独角兕”者，意动而行凶。唐僧、八戒为衣食而意乱，致遭魔手，是金兜山独角大王，即唐僧之变相，其魔乃自生之，而非外来者。若欲除去此魔，先须除去衣食之见，衣

食看轻，而魔渐有可除之机。故土地道：“可将斋饭钵盂，交与小神收下，让大圣身轻，好施法力。”可知心有衣食之见，而法力难施也。

既云“身轻好施法力”，何以行者将金箍棒变作千百条盈空乱下，老魔取出圈子，把金箍棒收作一条，套将去乎？夫天下事，惟定者可以制乱，惟少者可以御多，意动无忌，可谓乱矣，一而变千，盈空乱下，是以乱制乱，以多御多，不特不能降魔，而且有以助魔，故逃不得妖精圈子。

其曰：“妖魔得胜回山洞，行者朦胧失主张。”最为妙语。要之，主张之失，非行者与妖魔争战时失去，已于唐僧出圈子时失去矣；非于出圈子时失去，早于思想吃斋，一念之动失去矣。结云：“道高一尺魔高丈，性乱情昏错认家。可恨法身无坐位，当时行动念头差。”可谓叫醒一切矣。

诗曰：

情乱性从爱欲深，出真入假背良心。

可叹皮相痴迷汉，衣食忙忙苦恼侵。

第五十一回

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

话说齐天大圣空着手，败了阵，坐于金兜山后，扑梭梭两眼滴泪，叫道：“师父呵，指望和你：

同证同修同解脱，同缘同相显神通。

岂料如今无主杖，空拳赤手怎施功？

大圣凄惨多时，暗想道：“那妖精认得我，他在阵上夸奖道：‘真个是闹天宫之类！’想来定是天上凶星思凡下界。我且去上界查勘查勘。”急翻身，纵起祥云，径入南天门里，直至凌霄殿外。只见张道陵、葛仙翁、许旌阳、丘弘济四天师，都在殿前迎着行者，一齐起手道：“大圣何事到此？”行者道：“有一事，要见玉帝。烦为传报。”

当时四天师传奏凌霄，引见玉帝。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：“启上天尊：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，一路上凶多吉少，也不消说。如今遇一凶怪，把唐僧拿在洞里，要吃。我寻上他门，与他交战，那怪神通广大，把我金箍棒抢去，因此难服妖魔。那怪说有些认得老孙，我疑是天上凶星下界，为此特来启奏。伏乞天尊垂慈洞鉴，降旨查勘凶星，发兵收剿妖魔，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！”却又打个深躬，退立门傍。有葛仙翁道：“猴子是何前倨后恭？”行者道：“不是前倨后恭，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。”

彼时玉皇天尊闻奏，即忙降旨可韩司知道：“可速查诸天星宿神王，有无思凡下界，随即覆奏施行。”可韩丈人真君领旨，当时即同大圣去查。细查了满天星斗，并无思凡下界。那可韩丈人回奏缴旨讫，玉帝

道：“既如此，着孙悟空挑选几员天将，下界擒魔去罢。”

四天师奉旨，即出凌霄宝殿，宣与行者知道。行者想道：“天上将，不如老孙者多，胜似老孙者少。想我闹天宫时，不曾有个对手。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强似老孙，却怎能勾取胜？”许旌阳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大不同也。常言道：‘一物降一物’哩。你好违了旨意？但凭高见，选用天将，勿得迟疑。”行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烦旌阳转奏玉帝，只教托塔天王与哪吒太子去罢，他还有几件降妖兵器，且下界去，与那怪见一仗，看是如何。”

天师启奏玉帝，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率领众部天兵，与行者助力。那天王即奉旨来会行者。行者又对天师道：“还有一事，再烦转达：但得两个雷公使用，等天王战斗之时，教雷公在云端里下个雷掇，照顶门上锭死那妖魔，深为良计。”天师又奏，玉帝传旨，教九天府下点邓化、张蕃二雷公，与天王合力降妖。一同径下南天门。

顷刻便到金兜山上。行者道：“列位商议，那个先去索战？”天王道：“我小儿哪吒，曾降九十六洞妖魔，随身有降妖兵器，须教他先去出阵。”行者道：“既如此，等老孙引太子去来。”

那太子抖搜雄威，与大圣径至洞口，但见洞门紧闭。行者上前高叫：“泼魔！快开门，还我师父来也。”那小妖看见，急报道：“大王，孙行者领着一个小童男，在门前叫战哩。”那魔王绰枪在手，走到门外观看，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。魔王笑道：“你是李天王孩儿哪吒太子，却如何到我门前呼喝？”太子道：“因你这泼魔作乱，困害东土圣僧，奉旨特来拿你。”魔王大怒道：“你想是孙悟空请来的。我就是那圣僧的魔头哩。量你这小儿曹有何武艺，敢出大言？”挺起手中枪便刺。这太子使斩妖剑劈手相迎。

他两个搭上手，却才赌斗，大圣急转山坡，叫：“雷公快丢雷掇！”邓、张二公即踏云光，正欲下手，只见那太子使出法来，将身一变，变作三头六臂，手持六般兵器，望妖魔砍来。那魔王也变作三头六臂，三柄

长枪抵住。这太子又弄出降魔法力，将那砍妖剑、斩妖刀、缚妖索、降魔杵、绣球、火轮儿，大叫一声：“变！”变作千千万万，如骤雨冰雹，纷纷密密，望妖魔打将去。那魔王公然不惧，一只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来，望空抛起，叫声：“着！”唰的一下，把六般兵器套将下来。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。魔王得胜而回。

邓、张二雷公在空中道：“早是不曾放了雷掇。假若被他套去，却怎么回见天尊？”二公按落云头，与太子来山南坡下，对天王道：“妖魔果神通广大。”悟空道：“那厮神通也只如此，争奈那个圈子利害。不知是甚么宝贝，丢起来善套诸物。”天王道：“似此怎生结果？”行者道：“凭你等计较，只是圈子套不去的，就可拿住他了。”天王道：“套不去者，除非是水火。常言道：‘水火无情。’”行者闻言道：“说得有理。你等且在此，待老孙再上天走走。也不消启奏玉帝，只请荧惑火德星君来此放火，烧那怪物一场，或者连那圈子烧做灰烬，捉住妖魔。一则取兵器还汝等归天，二则可解脱吾师之难。”太子闻言甚喜道：“大圣可早去早来。”

行者纵起祥光，又至南天门里。径到彤华宫，请火德星君。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整衣出迎道：“昨日可韩司查点小宫，更无一人思凡。”行者道：“已知。但李天王与太子败阵，失了兵器，特来请你救援。因那怪物有一个圈子，善能套人的物件，不知是甚么宝贝。大家计议，说火能灭诸物，套不去。故来请星君，到下方纵火烧那妖魔，救我师父。”

火德星君闻言，即点火部神兵，同行者到金兜山，与天王、雷公等相见了。天王道：“孙大圣，你还去叫那厮出来，等我与他对战，教火德帅众烧他。”行者即到洞口叫门。那魔帅众出洞道：“你这泼猴，又请了甚么兵来耶？”这壁厢转上托塔天王喝道：“泼魔头！认得我么？”魔王笑道：“李天王，想是要与你令郎报仇，要讨兵器么？”天王道：“一则报仇要兵器，二来是拿你救唐僧。不要走，吃我一刀！”那怪挺长枪，随手相迎。